

● 随笔

爆竹声声

倪锐

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● 神农风

年三十的烫皮丝

唐之

小时候,年三十的烫皮丝,让人垂涎一半。猪肉、鸡肉、五香肠,浓浓的汤,索索响的吃嘴声,是很暖的回忆。

父亲杀鸡,看一眼神禽,口里念念有词,说是血辟。母亲在灶后切肉,一把大锅铲,搅得嘎嘎响。水汽氤氲着母亲的脸,像云中的观音菩萨。肉香味,蚂蚁一样爬进了我小小的心里。

每人一大碗,锅里还飘着多多少少。于是,只听到索索声。汤儿欢快地奔涌着,骨头的汤点像法国的公共计算,但地上,永远没有痕迹。

童年过去了,父母过去了,十来个同辈人过去了。过去了雪山空空的喉咙,过去了炊烟袅袅的庭院。

而我,更走近了童年。心里有一条线在飘,一头连着回忆,一头连着惆怅,总在顾虑,年味会不会越来越淡。

明天,再做一回烫皮丝,告诉儿子,得年年这样过年三十。这里没有平平淡淡的味道,有妈妈温暖的怀抱,还有爸爸,暖暖浓浓的温暖。



● 旧事

那年的新衣

李巧文

没有饿过,就不大能理解粮食的重要,没有冻过,就难以感觉衣服穿在身上的那种幸福。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我从爷爷那里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。小时候,买根葱都要,买布要布票,按票供应,谁也不愿多分。爷爷说桌上不能有一粒饭,有,要捡起来吃掉,否则他的脸上就会挂霜,就会骂我们不爱惜粮食。衣服破了一点,让我们拿块布补一补,照样穿,总是缺了补,补了缺。

“二十三,熬麦芽,二十四,扫屋子,二十五,做豆腐,二十六,割猪肉,二十七,洗尘衣,二十八,贴年画,二十九,祭先祖,三十晚上熬年饭,初一初二到处走。”这是我老家过年习俗。所谓过年,就是用丰足来回馈一年的辛苦与艰难,用一年一度的奢侈来换取来年的丰收和美好。每年腊月二十三,母亲都会请人到家为我们赶制新衣,我家的年,从这天起正式开始。在我的记忆里,这个习惯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,从来没有变过。

腊月二十二下午,行近黄昏,暮雪初起,父亲去接缝衣机未归。我隔一会儿就跑到外面,朝对面的大路张望,父亲的身影必定会在那里出现。看到父亲挑缝衣机出现的那一刻,就像阿里巴巴打开宝藏的山洞宝库,我的眼睛放出了异彩。二十三早七八点,裁缝师傅——我的远房伯母会按时到,手里拿着剪刀量尺。每做一件准的衣服,就会喊喊过去量尺寸。伯母剪开耳短发,头顶的头发束在一起,在一边用一根细了红绳的橡皮筋扎起来。我母亲的头发也是这样扎,大概这是那个时代妇女的流行发式。伯母长得漂亮,圆圆的脸,笑起来特别美,说话的声音很柔和,她的手在我身上比量尺寸的动作很轻柔,量下的尺寸会记在心里,从不要用笔记下来。她慢一下量一下,这里比一比,那里量一量,然后站起来对我笑着说,好了,布料缝在裁缝台面上,花花绿绿,热乎乎香喷喷布料一块块立起来,拼在一起,恰好是我新衣的样子,散发着新衣特有的味道,尽管急不可耐,我也不得不使劲忍住,不道大年初一是不能穿的。

稍大一些的时候,有了鞭炮和烟花棒。鞭炮真是一个神奇又好玩的东西,它的玩法比较特殊。你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,就会听到“啪”的一声。如果力气小了,鞭炮还不买账,要加大力气重摔一次才会回应一声响亮的“啪”!烟花棒是我等胆小女孩最爱的,最漂亮的,长大以后才知道也是最浪漫的爆竹之一。烟花棒只有供香那么长,手拿的一端是香梗,另外的大半截是花花绿绿的彩纸包好的烟花,最前面是一个软软的红色的纸,里面伸出来的是引线。点燃引线,那美轮美奂往外冒的烟花,耀眼而不张扬,五彩而不俗气,没有那爆竹的震耳声,又不像鞭炮一样要使劲,你只需拿在手中,对空中飞舞比划,“嫦娥仙女彩舞……”你比划什么就是什么。

说到大爆竹,最厉害的莫过于“雷鸣”了。听名字就知道,它的威力就是有“雷鸣”般的巨响。快过年了,男孩子们以比谁的“雷鸣”多而骄傲,三五一群在田间地头放“雷鸣”,他们把“雷鸣”丢进油桶水坝,一声闷响之后,水浪冲起老高,还可以捡到被炸死的鱼,他们把“雷鸣”扔进山林,伴随巨响,飞起的是鸟窝,跑出的是野兔。遇到下雪天,“雷鸣”就更好玩了,他们或堆一个高高的雪人,或堆一个大大的雪球,把“雷鸣”插到雪球或雪人里,巨响连连,雪花漫天。

后来,各地烟花节此起彼伏,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你看不到的,中国烟花的神奇美妙让人叹为观止。现在,因为消防安全,城区又开始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。我,又怀念起了,把一个个小小的哑炮折断的童年时光。



父亲的年

欧宜准

一直都想拍一组照片,挽留住日夕一日老去的父亲;也一直都想写一点零碎的文字,特别是想写一写父亲的年。

小的时候,过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新衣裳和各种零食,意味着喜庆的鞭炮声,更意味着丰盛的年夜饭和欢乐的春晚;而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成人,外出工作、娶妻生子,过年,就慢慢地心里有了别样的滋味。

印象中,每到过年都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。家里各种酒扫布置,从贴春联到祭拜祖先,从食材准备到掌勺下厨,父亲忙得脚不沾地。然而,我能从父亲舒展的皱纹,亢奋的语调,带着笑意的吆喝声中感受到,再忙,他也是高兴的,因为有团圆。

但是父亲老了,有一本账,无非最简单的加减乘除,可是我总是不愿意去算;每一个周末,每一个假期,每一年春节,我们有多少时间是陪着父母的呢?年年过年,父母还陪伴我们过多少个年呢?不敢想啊……

父亲老了,记不住事情了。以前年夜饭的菜谱,都在他脑子里装着,胸有成竹;今年他早早地找来纸笔,一样一样地写下来;还需要准备那些食材,家里人谁最爱吃什么,两个小孩子要单独准备些什么……

在我的老家,有一道菜在餐馆里叫“全家福”,实际上就是农村酒席上的头碗。这道菜是父亲的拿手菜,也是为了过年取一个好彩头,还有雪花丸子,这也是过年必备的,一股父亲都会早早地就剁起了馅料。

随着爸爸离开,香气扑鼻,这一瞬间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。因为小时候,雪花丸子煮出汤汁时,父亲肯定会夹几个给我们解解馋,同时大声吆喝:尝尝味道就够了!别老没完没了的,明天正午还要开正席的呢!

杀鸡,那是过年一个很隆重的环节,绝不是随便抓只鸡宰了就算的,得点上香烛祷告土地神,感谢土地公公一年来保佑家里六畜平安;鸡血得供奉到祖先牌位前,请祖先享用血食,这应该属于农民式的感恩吧……

今年因为全家都住到城里去了,所以家里喂的鸡怎么照料成了一个难题。父亲母亲一致决定,每个周末回去喂一次,把食盆喂足,那怕麻烦点,也要养着鸡到过年。按他们的说法,不杀鸡宰鱼,过的什么年呢?

父亲是农民,最拿手的还是种地。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种地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,最终,只剩下屋前的小菜园。可就是因为有这个小菜园,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,这已经成为了父亲最大的自豪。

从去年开始,我回了老家县城工作,过年不再是紧张的几天假期,平时也可以陪陪父亲母亲。试问来自清先生回忆起父亲背影的时候,又有多少欣慰呢?我比他幸运,但愿还来得及。

愿每一位父母都安康,愿每一位子女都没有遗憾。

● 散文

冬桂飘香

李方明

一天,我在某站下公交车时,忽然闻到一丝丝清香。我顺着香气,抬头一望,原来在路边立着几棵比人略高的桂花树。树干笔直,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,树叶翠绿呈长椭圆形,花是黄色,有的已谢枯萎,有的正在枝丫间生长。

说到桂花,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去年8月,我还在单位。有一天,我刚上班不久,忽然,主席笑呵呵地走进了办公室。她问我,李老师在哪儿?我边说边指,在那柜子里。她打开柜子,并把手里那个纸包慢慢打开,倏忽,一股香气在室内弥漫。我吸着香气赶紧说,好香的桂花呀!主席,你从哪儿弄来的?她一脸笑意地回答我,香吧,这是我自家园里的桂花呢。

她撒了一把桂花放在茶碗里,隔了隔,与原来的绿茶匀在一起。那些日子,我每天打开茶盒就闻到桂花的清香,也能喝到带有桂花香的茶。难怪唐朝诗人宋之问有诗云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宋朝诗人杨万里也在《咏桂》一诗中这样描述: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,广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。”而眼前这桂花香真是香得久,也香得远。

还记得早三年,县作协组织部分理事会员去桂林、汝城作协交流。在桂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桂花树了,特别是桂花大道两旁的桂花树,街道两旁都是,又正值桂花盛开的季节,那香气从每棵桂花树上弥漫开来,慢慢地,渐渐地进入了我的鼻腔和心房。那种香气真是闻起来,感觉是又浓郁又香甜,而且我从小就喜欢桂花的香味,总觉得桂花的香是天下最美的香。那次,我在那一排桂花树下流连了许久,真正把香味闻到了肺腑和心尖上。

今儿,没想到在故乡小城的公路一旁,居然在深冬里遇见了桂花树,而且还闻到了冬桂的花香。据说,冬天开花的桂花树,本属野生桂,长在山野,它的花,含有丰富的糖分,是冬桂来制的好蜂蜜,所以冬季的蜂蜜是会上乘的。

我小时候在乡下老家,那年来了一窝蜂粘在二楼的窗棂的一角,当时母亲和姐姐们都觉得束手无策,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,我二姐灵机一动,把离我家不远的财生叔请来了。他上楼看了看,笑了,好呀,来了个大蜂窝。说完他转身下楼并喊着我母亲的名字,我去家把蜂窝拿来。从那以后,这窝蜂基本上是在财生叔打理,一年两次割蜂蜜都是他,割完后,我母亲总要分一半给他家。一年两次的蜂蜜,我感觉冬天的蜂蜜最甜,我问母亲,母亲笑而不答,只是用手指了指窗外的那棵高高大大,蓬蓬勃勃的桂花树,进入冬季,它不正开着花嘛。

下车后,临走时,我想来摘几朵,回家置放在窗中的花瓶里,但我心有不忍,只好闻着花香,依依惜别。后来因一场大雪,冬桂上的花已渐渐少了,有的已凋谢了,但我靠近它,还能嗅到它的余香。

宋朝李清照的《桂花》曰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脉脉谁与寄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

这是一种情致,我爱桂花,怕是爱到骨子里了。